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太平天国史译丛

第三辑

中华书局

太平天国史译丛

第三辑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于世明

太平天国史译丛
TAI PING TIAN GUO SHI YI CONG
第 三 辑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⁵/8 印张·243 千字
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册
统一书号：11018·1332 定价：2.05 元

目 录

“常胜军”建立者与首任领队华尔传

……………〔美国〕兰杜尔著 雍家源译 章克生校 (1)

华尔传:有神自西方来

……………〔美国〕亚朋德著 雍家源译 章克生校 (34)

一、动荡不定的年代…………… (35)

二、华尔找到了后台…………… (44)

三、先惨败,后胜利…………… (50)

四、败北和监禁…………… (59)

五、奸诈和自由…………… (72)

六、从头做起…………… (77)

七、压倒的胜利…………… (87)

八、从胜利到胜利…………… (97)

九、太平军再度蠢动…………… (105)

十、重占青浦…………… (115)

十一、奉命驰援宁波…………… (123)

十二、华尔的最后一次胜利…………… (134)

十三、兀鹰云集…………… (138)

十四、尊之为神…………… (150)

“常胜军”:戈登在华战绩和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史(选择)

……………〔英国〕安德鲁·威尔逊著

雍家源译 章克生补译并校订 (165)

第四章 太平军的重振旗鼓及其与外国人的

	冲突·····	(166)
第五章	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的屡遭挫折和北京满清 朝廷政策的改变·····	(180)
第六章	一八六二年间联军在上海周围一带的 作战·····	(188)
第七章	诟乐德克在浙江方面的作战·····	(198)
第八章	戈登部队的组织·····	(219)
第九章	戈登总兵的初期胜利·····	(232)
第十章	白齐文的历史及其结局·····	(249)
第十一章	苏州的陷落和太平军诸王的被处 决·····	(261)
第十二章	戈登总兵的进一步作战活动·····	(278)
第十三章	“常胜军”的解散及其结果的论述·····	(302)
后记	·····	(321)

“常胜军”建立者与首任领队华尔传

〔美国〕兰杜尔著 雍家源译 章克生校

译者按：《“常胜军”建立者与首任领队华尔传》(Frederick Townsend Ward, Organizer and First Commander of the Ever Victorious Army in the Tai Ping Rebellion), 美国兰杜尔(R. S. Rantoul)著, 发表于 1908 年。著者曾在华尔的家乡, 即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 通过调查访问, 搜集到有关华尔童年至青少年时期活动情节的相当数量的资料。本书许多引证, 例如作为华尔副手的洋枪队副领队法尔思德(Edward Forrester)和当时停泊在宁波的英国炮舰“勇敢”号统领官波格乐(Lieut. Bogle)等的回忆, 都是有关华尔在中国的军事活动中比较原始的资料。现将原著译出, 其中叙述华尔童年时期部分略有删节。

弗烈德利·汤逊·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于 1831 年 11 月 29 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Salem); 他可能是在一座精致的、古老的、革命前建筑的木房里生的; 这座房子如今仍屹立在孟禄街和厄色克斯街北边图书馆下头, 他的父母有段时期曾卜居于此。他是头生子, 那时他父母都很年轻。他父亲弗烈德利·甘麦力尔·华尔与伊莉沙伯·考尔宾·斯潘色尔结婚时, 他父亲几未满二十一岁, 母亲也只十九岁, 双方都是塞勒姆世家。他父亲在塞勒姆系一商船船主, 后来在纽约城充船舶掮客和商人。母

亲似乎具有文学的素养，在私人信札中常夹有美丽的诗句。

小华尔享有那时候优良的学校教育机会；由于他家时常迁居，因而他随着更换学校。

从他求学时代就可看出他将来不是没出息的。他在游戏场中和船舶码头旁确是一个小英雄，也因为他父亲适逢是“活泼”号(Vivid)快艇所有者，那载重十五吨单桅快艇终年停泊在克劳宁希尔码头，而他有自由驾驶这快艇的权利，这使他的某些个人特性(如慷慨、直爽和勇敢等)得到培养。

小华尔的勇敢、判断力和驾船术久经考验，于是不问天气好坏，他家都让他驾驶“活泼”号快艇，正如家信中所提及的，他在不止一次极端危险情况下以船长技巧操纵快艇使其安然脱险。他常殷勤招待他的游侣乘坐这小船。不问时间迟早(白天或星夜)，不问天气好坏(风和日暖还是狂风暴雨)，他总是热爱驾船，甚至在剧烈的雷雨中他似乎愿意把它“献给雷公电母”。他欢喜常常把“活泼”号满载顽童(他们都是像水鼠一样善于泅水的)然后把船倾斜到漫水角度，使胆大者从中取乐，而胆小者吓得要死。他是不怕咸水的。他从小就是一个勇敢的游泳家。他父亲自己是游泳能手，训练方法是惊奇的。当华尔和他的弟弟亨利是幼童时，他常把他们的衣服剥掉，从码头上抛入水中，然后自己跳下去追他们。华尔也常恶作剧，使不知情的人饱受虚惊。他闲坐在码头栏杆上，突然跌入水中，逗引人们狂呼“孩子跌下水了”，他却愉快地静待他人采取援救的措施。甚至他穿着心爱的新衣服时，如遇到适当机缘，也阻止不了他照样干。若是这类嬉戏能够引起他父亲兴趣的话，这个孩子不需要多长时间，他的游泳技巧、勇敢和耐力以及对咸水的习惯就会大有长进，由于他父亲是个急性人，无疑地这些法子是被采用的。当他任“西进”号(Westward Ho)副船长绕行合恩角时，水手们不堪他的压迫引起公愤，把他投入海中，他未借助他人力量而自

己得到解救。

丹聂尔·韦白斯特的幼子爱德华·韦白斯特 (Edward Webster) 任马萨诸塞州所招募的墨西哥战争志愿军第一中队长, 后来晋升为少校; 他于 1847 年 2 月 22 日率领他的部队离开波士顿前往战区。1 月 20 日他带着装备整齐的部下在塞勒姆市盘桓了一天。他们没有招展军旗, 但吹着军笛, 敲着铜鼓列队而行。那天全天时间花在公共操场上操演、街上游行、到东印度海洋博物馆参观以及参加塞勒姆市民假座市长官邸所举行的招待宴会。韦白斯特队长的兄长, 丹聂尔·佛勒彻·韦白斯特曾在喀罗林、华盛顿街区与斯提芬·怀特先生之女结婚。韦白斯特带领部队到塞勒姆的访问引起当地人广泛的注意, 其军容甚为当地报刊所赞扬。看到军队穿着全副盔甲列阵, 这对象华尔这类顽童说来, 确实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他对冲锋陷阵、扎营列队早就向往, 而今令人精神兴奋的铜鼓声和刺耳的军笛声更鼓舞了他的尚武精神, 于是他跟一个名叫法恩汉 (Farnham) 的窗友, 同时也是邻居, 相约逃学, 步行到前线, 各自背着行囊, 不让亲人知道悄悄地溜走。他们沿着铁路线前往波士顿转赴战区。沿着这条路线他们步行四小时, 乘火车只需半小时就可赶上。虽然他们威胁同伴如泄露消息必遭报复, 但他们的行踪很快地即被发觉; 火车过了利唯尔就可赶上他们。追赶他们的人指定一两人注视铁轨两旁, 从车窗看到他们, 所以华尔还未到达墨西哥战地, 于薄暮前就在洛夺岛被捉住, 垂头丧气地被带回塞勒姆。

华尔曾争取进西点军校做士官候补生, 但未成功。像他这样一个少年, 有这样的经验, 一出来就找到海上工作, 这真是命里注定的了。1847 年 4 月, 当他达到十五岁时, 他离开中学从纽约乘飞剪船“汉弥尔顿”号 (Hamilton) 到中国, 该船系三生与达邦组织的公司所主有, 老练的船长韦廉·亨利·艾伦 (William Henry

Allen)任指挥,他的妻子与华尔同族,正如家信中所描写的那样,艾能是非常良善的人,是稳健派中一个正人君子。华尔在船上任二副。就是这次,当船航行到热带地方正展满帆篷急驶前进的时候,他追逐一个时而在甲板上、时而在浪头上飞舞的蝴蝶而蹈入海中。艾能船长认为他是一个很有用的干部,并表示舍不得与他分别,虽然他的鲁莽冒险行动时常使他饱受虚惊。

船上生活,不论是在前甲板还是在后甲板上,总是培养遵守纪律和发展领导权威等习惯罕有的学校。在账房里的批发商人,从事工程的包工者以及商店里的零售商人,假若他们与属下发生冲突,就把他解雇另行觅人接替。但在船上,情况不是这样。在海上没有公共劳动市场。对拒绝执行职务的海员无法与他理论、劝解或解雇,只有对他进行威胁。设若不能立即促使他服从,恢复担任指定的工作,即须把他加上镣铐,他所任的职务就须落在那些无辜的伙伴肩上。这样,因他违抗命令,其他安份守己的船员倒被牵连受到处罚。他危害船上集体利益,影响航务胜利完成和船只及其所载货物和船员的安全。因此船上干部必须是独裁者。因此船上的纪律变成开明的专制。一切取决于领导人的明智、敏捷以及毅力;依据法律规定,他只对船舶所有人负责。无论如何必须厉行即时和绝对的服从。敏于观察,敏于判断,敏于行动,是航海生涯中所教导的课程,对这一切华尔统统学会了。军事特长在人的评价中不一定占首要地位,但领袖人物若缺乏勇气、热忱和毅力,其前程注定是不会远大的。华尔生就有领导人的本能。对于他,创造是最受欢迎的机会;对于他,统治是最喜爱的东西。不问把他放在什么地位,他的领导是坚定不变的。当他的左右发生动摇时,他屹立不移;假若他们踌躇不决,他给予促进;当他们想退却时,他要坚持到底。他对于项目总是经过慎重考虑,明白宣布,努力从事,不轻易改变的。他从不畏缩。他生来是一个战士,但非莽汉。在童

年时代，他就喜欢扶弱抑强，他的体力强大，总是喜欢打抱不平。在学校操场和游戏场上，他象一个常任裁判员。他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同伴们都同意他的裁定；倘若有人“渴望战斗”，华尔从不令他久等。他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在游戏中他参加哪方，哪方就胜，这成为人所周知的事实。他生来有些特点——坚强、专断、吸引人的个性，无限度的宽宏大量，纯洁而非狡猾的谦逊，目的性强，勇往直前，不受阻力所限制反而得到鼓舞——这些是他与众不同的品格。他渴望的是实权，而不是权力的假象。他不需要懦夫当作盔甲用的狡猾和欺诈手段。他生有那种精神和肉体双方面的勇气，这种勇气是博得野蛮人和文明人共同赞许的凭恃物。

华尔不满十六岁时就任“汉弥尔顿”号飞剪船副船长，他立即表现出使他成为坚强人物的高贵品格。无疑他是个纪律严明的人，可能是个苛刻的人，因从前他父亲对他也是如此。但他却不是不公平的人。他的外表真动人。他不过是中等身材，瘦小但是结实、坚韧，具有运动员的气力；他的健在的妹妹回忆“童年”嬉戏，深感愉快，记得在晚间戏耍结束时，他总是甘心情愿让弟妹们骑在他的肩上去就寝。他动作迅速，兴奋活泼；他那厚重而黝黑的头发象印第安人一样垂在肩上，——他的宽阔的前额，保证理解力强，——他的深褐色眼睛凌驾于坚挺的鼻孔和紧闭着的嘴巴之上，——他那巨大的下颚表示出坚强的意志，——这一切，正如他的照片所显露的，表示出他内在的充沛活力。他的眼睛被形容为敏锐、瞬息不停，由于他的意志坚决，因而目光炯炯。他的面貌呈淡黄色，接近于橄榄色。从他最后所摄的照片可看出他的嘴巴破相了，因为1861年2月10日他在青浦战役中受伤，以致说话能力大受影响。在那次血战中，他负伤五处使他好几周不能行动；这一创伤是一粒枪弹从他上颚穿过所造成的。在他的短暂军人生活中，他从不著军服或佩带表示官阶的肩章。作战时，他穿着西服以便与

士兵有所区别，至于平时总是穿亚尔伯特亲王所提倡的英国紧身大礼服，或者热带居民常著的青哔叽宽松束腰外衣。他多半戴一顶骑马时用的灰布便帽。他似乎认为刀是一种累赘物，因此从不佩刀。不佩刀，在大将中他可找到先例。如需要的话，他可列举历史上首将如腓烈特、拿破仑、格兰特等。模仿这些英雄人物，他指挥作战时，总是拿着一根轻杖或马鞭。继承他指挥洋枪队的戈登，也效法他这种习惯，在检阅或作战时手中也只持一根藤杖，从不佩带任何种类武器，这种习惯无疑地在他的部下官兵中引起错觉，认为他是神灵佑护的对象。华尔也似乎愿意提倡他是受神灵佑护这种信念的。他惯于把他的最重要的文件带在胸前袋中。在他毙命的前一日，他的朋友海士(Hayes)曾劝他作战时不要带任何贵重东西在身边，他说，使他送命的子弹尚未铸成。这话可能是真话，因为他曾在一次战役中被击中五次，但都不甚严重，也可能是用俏皮的话来加深宿命论者对他的迷信。奇怪得很，后来事实证明他这话是正确的，因为使他丧命的不是枪弹，而是榴霰弹铅块，这铅块新近由英国海军少将波格乐(Rear Admiral Bogle)赠给厄色克斯研究所，据推测可能是炮船上或野战炮队向太平军发射的，由于太平军缺乏弹药，他们的炮台就利用这些来还击。至少波格乐少将是这样判断的，华尔的同学，亨利·阿卜利顿·海尔上校(Col. Henry Appleton Hale)，在冷港战役中曾经得到一片铅块，并经常带在身边，也持同样意见。

1848和1849是世界进步最显著的两年。那时欧洲弥漫着革命的火焰。曾在中南美潜伏多时，待机而动的加里波的，于1848年4月回到意大利。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使世界贸易和移民改变方向。关于华尔的经历，在这时期他在何地，从事何种活动，我们更难追溯。他是一个活动的人，不喜欢多讲话。他想到就干。他的家信很频繁，对家中每个人健康情况询问很详，但关于自己和

他的意图,却谈很得少。除了写信日期和一般语气外,其他资料不可多得。在 1847 到 1859 年之间,华尔多半在乘风破浪的海船上生活。在世界各地通商大埠逗留,他的世界知识增进不少。他的航行确实日期和情况只有从波士顿、纽约以及旧金山等处海关记录进行艰苦的查究才能知悉,想来知道这类资料的人很少健在,因此进行调查一定得不偿失。他与艾能船长在中国呆了多久,何时以及经由哪条航线回家,我不想加以确定。但我们发觉他于 1849 年 12 月 16 日任帆船“罗素·格洛弗”号(Russell Glover)的大副,他父亲任船长,从纽约驶到旧金山,并于 1850 年 5 月 6 日到达该埠。在那儿耽搁很久却令他生厌,这时他遇见塞勒姆市窗友查理·亨利·艾能船长(Captain Charles Henry Allen),他表示对于守船的职务感到不耐烦,久不活动是多么令人厌恶,并完全决定一遇机缘即改就他业。

在 1851 年年底之前,华尔在一只三桅帆船上任大副从旧金山航行到上海,并在那里停泊在江上一只销售鸦片船上找到临时工作。在 1852 年复任“探金”号快船(Gold Hunter)大副,又从上海航行到图胡安特皮克(Tehuantepec)。在这里他参加某次建立殖民团企图的活动,这类活动系开辟地峡运河的前驱。

若是华尔曾经与韦廉·瓦克尔(William Walker)发生过关系,那就是在这时。蒲安臣公使(Anson Burlingame)向国务卿西华德(Secretary Seward)报告华尔死耗时,毅然断言华尔在尼加拉瓜曾追随过瓦克尔,不过后来他对此深感遗憾。为他作传记的人大都认为此说可以凭信。

离开图胡安特皮克后,华尔似乎就首途到墨西哥,据说颇得阿尔瓦雷兹(Alvarez)的宠爱,后者授予他军职,但他拒而未就。在这里他遇到一位勘探家名叫惠特(Wheat),这人来自美国南方,曾任驻墨西哥美军军官,后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任南方同盟军旅长。华

尔与这人计划,从事收集海中打捞起来的或海上漂流的废铜烂铁,转运到纽约出售。这时是他经历中的考验时期。后来发现这行业没大出息,他便身无分文,独自骑着一匹骏马横过美洲大陆,并未遭遇严重的不幸而安抵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当考虑到日晒夜露、疫病侵扰,以及敌人袭击,加之在半热带丛林中,在人迹罕至的路途上,人马给养难以取得等种种困难,这事件倒具有最近李温士敦(Livingston)和史坦利(Stanley)在非洲探险的意味。

不久他再次启程到东方。1854年,他任纽约“西进”号大副(胡谢 Hussey 任船长),又回到加利福尼亚。在这些年代中有几年他父亲在纽约做船舶掮客,他有时和他父亲在一起。在小华尔的经历中有些时日无法稽考,可能就是在他父亲纽约账房中度过的。1854年,他好象曾任快艇“黑战士”号(Black Warrior)大副,航行到香港。

为华尔写传记的人都说他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担任法国陆军中尉,从他自己的声明和家信中记载,加之蒲安臣和海士的证实,这种说法颇有可以置信的根据。克里米亚战争从1854年春天开始,直打到1856年春天才结束。华尔的妹妹说过,在那时期她在学校中住宿,他哥哥去那里看她与她告别说:“要去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海士说,他与上级军官发生意见分歧,结果经授意辞职得到批准。看来要查明他的官阶和任职确期并非难事,但是,当法国陆军部函复美国驻法大使怀特(White)慨允予以查明时,经发觉除非能够提供他所在部队的番号,否则事实上无法在巴黎案卷中查明华尔在克里米亚所任的职务。

华尔是在1859年秋天在上海登陆的。他在这里并非人地生疏。他这次,也是末次,来上海乘什么船,具备什么资格,担任什么职务,等等,我无法交代清楚。他似乎同多数外国人一样,一贫如洗,漂流到这四海一家的通商口岸来谋求生涯,并无特殊势力可资

投靠。在此地美国人所设立的洋行,一般来说,对于他的印象尚不坏。但是他心目中既没有筹措款项来创办商业或进行其他投机事业的规划,也没有跟任何商号发生联系的前景,除了像一般年轻人依靠自力赚钱糊口外,别无其他方法。

关于华尔一生最后三年中如何达到闻名全球和飞黄腾达,若要得到正确的认识,有必要在价值高下不同的资料来源中,加以审慎辨别。华尔的忠实助手法尔思德(Edward Forrester)^①在1896—97年《世界杂志》中和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1863年《中国之友》刊物上,把华尔称誉为“松江英雄”,他们两人对华尔为人的印象留下记录。还有一位波士顿同时代人叫艾能·海士(Allen Hayes)^②在1881年《国际评论》和1886年《大西洋月刊》上对华尔作了极其有教益的叙述。泽拉尔德·百劳恩在《哈泼斯月刊》1866年4月号中刊有一篇有识别力的论文,题目是“太平天国战争的最后几月”。由《伦敦图解新闻》发行所一位毕业生在东京、上海、香港同时发行的《远东杂志》在1877年刊印了一套华尔经历精致的插画

① 爱德华·法尔思德先前在南美洲加里波的领导下与华尔同事,两人就成为亲密而忠诚的朋友,在中国是华尔洋枪队的副领队,华尔死后被选定为华尔的继任人,由于被太平叛军俘虏过备受折磨,健康大受影响,因此不得不辞而不就。1896年8月,曾任驻沪总领事和驻华公使的美国外交官西华(G. F. Seward)在纽约欢宴李鸿章时,法尔思德也被邀作陪。1862年,如果不是那晚李鸿章及时援救,法尔思德定遭杀害。叛军打算用油纸把他裹起来在街上慢慢地燃烧,供暴乱的观众看着取乐。他受尽各种苦痛。然而李鸿章花了五十万巨款备办了军火、弹药和鸦片尽快送去代他赎身,最后他才获得释放。法尔思德的“有关太平叛乱的个人回忆”登载在1896—7年《世界杂志》第21、22两卷,由编辑人之一约翰·卜力斯本作序言。卜力斯本是西点毕业生,曾在中国军队中任职。

② 艾能·海士所登载的华尔事迹,值得特别注意。海士从1860—70年是上海俄立丰洋行低级合伙人。1857年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化学家海士之子,任马萨诸塞州铸币局试金员,死于1892年。

叙述,由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①提供材料。玛高温是一位由美国去上海的教会外科医生,他在上海美、德、英、法等国侨民中颇有名望。

其他或多或少具有辨别力的文章在当代杂志上发表出来的为数不少,还有叙述太平天国叛乱时代的中国,戈登的经历以及李鸿章经历的书籍刊印出来。这些作者提到华尔经历详略程度视篇幅多寡而定,见解如何视他们所能取得的材料而定。人们对英国人作品有这样一般评论,他们赞扬华尔时,他们非但要和里士满陷落前所存在的而今竭力从事消除的那种反对美国一切东西的种族成见做斗争,而且对一般英国读者说来,颂扬华尔似乎就是贬低了他们自己的英雄,似乎像从戈登头上摘去桂冠。可以补充说,当英国作者能有更多机会研究戈登总兵有关文件和他的人格时,那他们对华尔可能有较公允的评论。关于玛高温医生的叙述,我们应该说他对于华尔所作的评定更足以说明他所代表的浸礼会对大清朝廷镇压太平军是不同情的。该会所发行的杂志表示带有少许偏袒“天王”和他叫做“太平天国”伪宗教运动的倾向,甚至迟至1869年12月号中还说华尔和戈登的胜利使亚洲的发展推迟了五十年。举世周知的太平天国叛乱是1851年爆发出来的,挣扎了十四年,有九年时间太平军盘踞中国最古的都城,即伟大的南京城。叛乱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平民百姓据说死去五千万人,几百座城市被毁灭,其中有些最富庶最古老的城市变得荒无人烟,正如印度总督爱芬

① 玛高温是美国派往中国工作的传教士和医生。他由美国浸礼会外国差会部派到外国做医生。他在巴黎各医院中工作了几月,于1843年2月到达香港。当年9月,他在宁波设立了一个医院,1845年,任教会医药学会代理人。1854年他又到香港,在印度娶了一个英国妻子,是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妹子,因此在1859年他偕同眷属到伦敦。上海英领事馆翻译员阿拉伯斯特与他的女儿结婚。

1861年他在巴黎,后来在英国各地演讲有关中国和日本事宜。1862年他回到美国在联邦军队中任职直到战事结束。他的中英文著作很多,1843—1857年间所出版的科学和普通题目的书目是相当长的。在里士满陷落后他又来到中国。

士吞爵士在他印行的报告文中所说的“人们可在这些废墟上打野鸡”。上面数字也是引用爱芬士吞爵士的。我们必须牢记，在中国发生的全国性事件对全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人口据估计占全球三分之一——比英国大一百零四倍，跟欧洲人口相近。关于太平天国叛乱所争执的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除提及在中国的浸礼会传教士对叛军领袖所提倡的教条有表示尊崇倾向外，其余不必多说。此外，可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将近结束时，欧美各国一致同情清朝官方，有的避而不过问，有的竭尽所能帮助满清朝廷。那时英国所持的观点似乎是：采取积极行动，不仅是为了保护贸易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障文明和人道主义，尽管这时英国在中国版图的其他地方尚在跟清军作战。“天王”宣布他自己是耶稣代理人，是三位一体中之一位，他还宣布反对本民族的多神教。浸礼会传教士好像是认为这些教条值得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考虑，至于多数欧洲和美国侨民则认为这是最可恶的亵渎。“天王”在公开生活中所表示的谦卑和克己，一般谴之为宗教骗子的卑劣手法，而浸礼会传教士则认为可能是出诸真诚的。他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亵渎和叛乱，显然是通过血流成渠而达到征服，浸礼会传教士则深切希望这可能是基督降临的一种楔子。

华尔于二十七岁时到达上海，在长江的汽船上找到大副工作，这些船只在各码头间航行，为本地贸易服务。上海非但要发展成为中国大都市之一，而且也将成为世界大都市之一，因为它是中国最肥沃的地区的货物集散地。华尔在担任新职的过程中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一侨商曾乘江轮亲眼看到这样事件：轮船触礁，潮水减退，由于江上盗匪群集，形势陷于危急，船长束手无策，竟图自杀。华尔临机应变，代替船长指挥一切，以其个人的精神鼓舞了全体船员的勇气，挽救了危机。

时值 1860 年，叛乱已历时十年。太平使徒天王占据南京。据

在他看来，攻占上海县城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上海控制长江的入口，而长江乃是世界三大河流之一。如果占有上海，就会在贸易和供应上得到无限的便利。如果攻下上海，就会对外国起极大的震动神经的作用，其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太平军屡次企图围困和攻占上海县城，如今叛军大队人马从北面蜂拥而来，使清朝当局和当地平民百姓更加焦急。商业和银钱业组成的爱国商人协会，外侨和本国人同样愿意捐助款项，用以支援清朝。外国侨民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由于他们愿意助长满清势力，而是由于看到他们所有的物质利益将遭受损失，甚至文明本身也处在危险中。他们火速地捐款，供应炮舰和大炮，并且招募义勇队，以便保卫上海（在这一切活动中，海土都很活跃），他们对此感到满意。只要他们看到该项炮舰上有华尔，就会断然跟叛军交锋。

在此危急关头，华尔恰好担任“孔夫子”号炮舰的大副，该舰系美国制造，由一名叫谷夫（Gough）的美国人统领。它是上海商人用大大小小的船舶临时组成的应变船队中之一艘。商人与清朝政府联系由杨坊代表。杨坊是泰记银号经理，相当豪富。他是新贵李鸿章^①的机要顾问，是军政当局经济支绌时的财源靠山。

华尔的事业前途现在找到了门径。谷夫舰长介绍他晋谒杨坊。见面时，华尔提出一项财务计划，使这位安详自得的银号经理感到惊奇，连后来向他女儿求婚一举，也比不上该项建议的令人震惊了。华尔以直率的态度向杨坊提出如下的建议：为了约定的巨

① 英人德格来思在其所撰的李鸿章传记中把立即看出这位奇特的干涉者的能力归功于李鸿章的敏锐眼光。根据德格来思所说，爱国商人协会雇用华尔是李鸿章授意的。后来，在1861年何伯提督率领英国舰队开始活动，沿扬子江上驶直至南京。德格来思说：“同时，华尔部队，得李鸿章之助，工作做得很好。”李之最大困难似乎在于筹款来应付这支外国人队伍的经费。中国人嫉妒一切外洋东西，这是普通常识。清廷论功行赏，在1862年提升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截至这时李可说是有成就的。同一作者说，“英军指挥人与华尔合作连克数镇。”因此，华尔最后能在达官贵人面前立住脚。但这如何取得的呢？一个人必须表现他是有为之人，而后才能得到这类的晋升。